



大家小絮

出彩中国人

张克澄

去年初秋，为中国科协采集工程，我们去上海采访父亲的几个重要学生，有上海交大的博士生导师刘延柱、刘西拉还有同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张若京等。在采访刘西拉的时候我们问及他退休后忙什么，他说很忙，除了学术上国内外的一些活动外，主要精力放在校友乐团了。

“上海交大的校友乐团？”

“不是，清华的。”

“清华的？有这么多人吗？”

“哦，人才济济，全是退休下来的清华校友。”刘西拉侃侃而谈地说起了上海清华校友会的情况。忽然他想起一个人：“你们应该去访问一下程不时，他是我国第一架战斗机的设计者，我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，也是我们乐团年龄最长者，小提琴拉得非常好，他还是你们母亲陆士嘉的学生。”

一听是陆士嘉的学生，我们兴趣大增。因为母亲在清华教书的年头不长，1952年院系

调整后就随航空系去了北京航空学院；她在清华教过的学生现在算来也都八九十岁了，难得一见。立马电话联系，获允第二天登门拜访。

程老先生的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人。举目四顾，老式的三居室，没有厅，四白落地无装修，长期缺乏打理，墙壁泛黄；光线昏暗，室内摆设普通得近乎寒酸。我们不敢也不忍多问，访问就从他如何走上飞机设计之路开始。程老感慨地说：

这是一条曲折的道路……

程老1930年出生于湖北，4岁时第一次看见飞机从头顶飞过，非常向往：这是个好东西呀！像天使一样！程不时的第一次对飞机有了概念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程的父亲已到津浦铁路工作，全家安居在济南。程当时小学二年级，开始随家人逃难，从济南黄河边经湖南湘西一直往南撤退到广西桂林；桂林又遭沦陷，跑到贵东巴布，被日本军打得一

路溃逃。在这逃难过程中，他多次目睹日本飞机对中国的轰炸和扫射，此时的日本飞机像魔鬼一样可怕。

逃到桂林时程不时已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，看见天空中有很多飞机时起时落，得知桂林是陈纳德飞虎队和中国空军联合基地时，他心潮起伏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！有了自己的飞机，我们不再是被屠宰的羔羊了。此情此景令程不时心中豪情万丈，他果断地向同学们宣布了自己的志向：我要为中国设计飞机！

同学们非但没有笑话他，在编墙报时反而向他约关于飞机常识的稿。他查阅了有限的资料写就了一篇《谈飞机的三自耦超重》贴在墙上，成为同学们争先阅读的文章，这是程不时的第一篇航空论文……

不幸，桂林沦陷，只好往东逃，到了桂东学校停课了。空闲下来，程不时专心航空，看了很多航空书刊，参观航空

模型展览会，自己动手做航模。条件很差，无人指点，全凭自己摸索。虽然自己做的航模只能在空中飞行几十秒，但很有成就感。

高中一年级，局势更加严峻。眼看日本鬼子的飞机又在头上盘旋，全家正琢磨着该往哪逃时，传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，抗战胜利了。程不时想这下再也不用逃难了，我要好好学习，造飞机！保家卫国！

1947年高中毕业，在介绍大学的资料中他看到一帧照片——在一片草地上摆着一架小飞机。一看，是清华大学。清华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建立航空工程系的大学，程不时暗下决心：我要报考！结果他如愿收到了清华航空系的录取通知单。

与此同时，他还被上海的一所大学录取了，但不是航空系。家人提出建议，学航空没前途，最后可能到航空公司当维修工。程不时毫不考虑这些，凭着多年来树立的要为国家设计飞机的愿望，坚决北上。

清华新生迎新会上，程不时兴奋地盯着主席台上的航空系主任，渴望听到些令人振奋令人热血沸腾的激励，然而系主任却说了一番让他此生永远忘不了的话：学航空的工作不好找，你们如果有条件的话，下一届就转系算了，还是那些大路的机械、电机专业，社会上更需要……

简直就是当头棒喝！

果真有些同学转了。其中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转到营建系

后对他说，我们要画很多素描，石膏像什么的，你画画很有基础，适合营建系，你来吧。

程不时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为什么学航空这么难？难道因为一份工作就要放弃从小立下的志向？志愿这个东西不能说一下子轻一下子重就变了，这个不行，我还是学航空。就这样，他坚持了下来。

大学二年级北平解放了，清华航空系的师生们都参加了开国大典。母亲陆士嘉正好和大二的学生在一个队伍。那天，他们起得很早，上午就到了天安门。可是大典下午三点才开始，于是同学们围在陆先生身边，整整一天都在一起，就在第一面国旗的旗杆下面，听她讲德国的情况，讲在那儿的学习。这是程不时第一次与母亲接触，觉得她很亲切。

到了大三该上专业课了，母亲教他们“理论空气动力学”。这门课要求数学基础非常强，母亲讲得很清楚。那时候没有课本，很多老师也不发讲义，可是母亲发，而且是一摞一摞的。我告诉他，那都是何东昌一个人包办。何东昌当时是母亲的助教，非常能干，连刻蜡板带油印，又快又好。程老听到这个情况很惊讶，没想到后来的教育部长还有这个典故。



参加《出彩中国人》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。
前排左起：刘西拉、程不时、黄雅岚

航空系也开了材料力学，这门课本来是钱伟长讲的，但有时候时间冲突了，他们就到土木系或机械系去听父亲张维讲的材料力学。问及两位力学家的讲课风格，程老毫不隐瞒自己的看法。

他说，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。

钱先生是“摆”数学。两层黑板，一上课他就拿一支粉笔在上面第一行写一个数学公式，然后就开讲数学，完全是数理逻辑。这么写写写，一直写到最后，这一课到了，休息十分钟；他把这一板推到顶上去，下一板拉下来，又开始写。加减乘除，括弧，大括弧，小括弧等等，一直写到最后。铃一响，下课了。公式来公式去，这是一种风格。

张先生上课，完全是另一种风格。他善用图形，完全从物理概念入手。数学推导，学生回去自己做。黑板上，画一个立方体或一条曲线，这边的剪力，那边的什么，手还比划，非常形象，口齿又清楚，北京口音。

相比较而言更喜欢听张先

生的课。

到了大四，母亲教他们有限元法。当时因为没有基础，没怎么听懂，也没有听出怎么解决问题，觉得太难了。

我们问，听不懂会不会觉得老师讲得不好？

程老说，没有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陆先生的导师是世界航空学“祖师爷”级的德国普朗特教授，陆先生是普朗特唯一的中国学生和唯一的女学生，陆先生的学问很高深，我们基础太浅，还达不到那个层面。

说到普朗特，他还提到一个故事：因为钱学森的导师冯·卡门也是普朗特的学生，因此陆先生在学术辈分上比钱学森高。据说钱学森每次到北航，到校门就下车，他的汽车从不开进去。为什么呢？他师姑在这儿！

我告诉他，这大概只是传说而已。理由是我两次亲见父亲当面要钱学森叫师姑，钱都只是微笑而已，并未开口。

程老坚持，有这个说法，我们沈飞（即沈阳飞机厂——编者注）都是这么传的。

众人大笑。

程不时说，我们中国航空的这条线，实际上是从世界上，从普朗特那里开始的，世界上的大洪流分流下来，流到了中国，出了我们中国的这批人！这批人是中国的，但也是世界洪流的一部分。

去了沈飞以后，程不时在中国军机系统工作二十年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——为国家设计飞机、造飞机。他创下了新中国

飞机制造业中的三个第一：设计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歼教-6，它也是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，第一架超音速飞机。

他是歼教-6和强-5的总设计师，运-10的副总设计师。

强-5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架作战飞机。歼教-6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架飞机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。它的试飞者叫于振武，试飞完了评价，这个飞机很顺手。三十年以后，这位当初的第一个试飞军官当上了中国空军的司令员。

运-10没能飞出来，成为程不时终身的遗憾。

日前，C919首飞成功。年事已高，只能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其中，对于冲龄就做起飞机梦的程不时来说，既欣慰，又有些许遗憾。

据说C929已在酝酿之中，我们衷心祝愿，老当益壮的程不时矫健的身影，还能出现在专家组里！

在清华四年，程不时除了专业学习还有副业。他从小涉猎很广，不仅喜欢画画，小提琴也拉得不错。清华大学有个“音乐室”，可以选修，不计学分。程不时报了小提琴课。

报名之后他以高分被小提琴老师收为学生。老师是个外国人，叫帕瓦洛夫斯基(Pavalowsky)，中文名叫普洛武，是美国海菲兹的师兄，很有名。

第一课，程不时潇洒地在老师面前拉了一曲。听完后帕瓦洛夫斯基很不客气地指出：

“你的左手不对，你的右手不对，你的夹琴也不对，你什么都不对。你的这种夹琴姿势是吉普赛式的，流里流气，从头开始！”见程露出不解的眼神，他接着说：“以前我之所以给你打了高分，那是因为你不是我的学生，但是你现在变成我的学生，你就要照我说的做。”

程就按照他的方法夹琴，总不对劲，告诉老师自己有点习惯了。老师说：“你习惯了就不要跟我学，跟我学就必须从零开始！”

什么叫从零开始？从拉空琴开始。

但是当程不时真的改过来以后，进步很快，成为所有学生里最好的一个，不久升任为清华交响乐队的首席小提琴。

2017年6月10日晚，在CCTV-1综合频道《出彩中国人》的舞台上，上海清华校友会艺术团，团员平均年龄72.3岁，将自己美好青春与无私奉献化作一曲《我爱你中国》，献给观众，震撼人心！台上台下、场内场外的观众，均被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其中程不时、刘西拉的小提琴，陈陈的钢琴，以及黄雅岚的领唱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。这次“出彩中国人”让四个评委同时按下出彩灯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演出水平，更主要的是几十年来，他们为祖国奉献青春隐姓埋名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感动了所有的人。他们，是真正出彩的中国人！